

◀（上接 7 版）

分析荷兰学者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观察以及葛兰言对中国婚姻模式的归类。在法国当代人类学家埃朗(François Hérant)、古迪诺(Yve Goudineau)的研究中,尤其是近年来巴里(Laurent Barry)都提出,《亲属关系的基本形式》中的分析应归功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尤其是其中关于中国的亲属等级和丧服制度的部分。我们还应当记得,列维-斯特劳斯也曾一度致力于缅甸克钦和印度婆罗门的研究,该研究也招致了与埃德蒙·利奇(Edmond Lecha)和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论辩。对我们而言却是非常地清楚,以澳洲为着眼点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视角,而亚洲则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同样还应注意,美洲却极其意外地很少出现在该书中,而是点缀性地作为补充出现在他在 1948 答辩的论文里。在《南比克瓦拉的社会与家庭生活》中,他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小型游牧民族通过交换妇女,再现了社会生活的初级状态。

同样的翻转性的举动还以非常夺目的方式再度出现在列维-斯特劳斯 1962 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即《今日图腾》和《野性的思维》。重拾迪梅齐(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国著名比较语言学家,文献学家)针对澳洲图腾制度提出的疑问,列维-斯特劳斯跳脱出框架并将来自亚洲的元素并入,即形成了《野性的思维》第三章(“变动的系统”)和第四章(“种姓的图腾”)的关键点,他指出:差异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使得多种结构产生的逻辑——令局限于澳洲图腾的分类(因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大陆上关于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的鉴定的变化都已经枯竭)必须过渡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于社会功能的分类。澳洲的图腾世界必须向结构组合更加丰富的亚洲开放。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参考了高罗佩(Van Gulick)的《古中国的性生活》,该书展示了中国社会是如何构想食物禁忌和婚姻禁忌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人对于性的过分讲究带有美国的“有牙阴道”(译注:拉丁语 vagina dentata. 有牙阴道来自民间传说,属于警示性质的寓言。在心理学分析中,显示与男性潜意识中的阉割焦虑有关)的意味。同样,他还在自己的关于神话的作品中,参考和利用了葛兰言的代表作《古代中国的舞蹈与寓言》和《中国节日与古代歌曲》。

亚洲和美洲的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 1964 至 1971 年

创作《神话学》时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此间,他似乎专一的着眼于美洲大陆。之后他 1977 至 1988 年间完成了五次在日本的旅行。对日本的探索,尤其是北海道,佛教思想在都市之中的传播,远古时代对自然规划在今天的保存,毫无疑问使得(在列维-斯特劳斯看起来)互相矛盾的两张亚洲脸孔得到了缓和。1985 年出版的《嫉妒的制陶女》,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十来年与同时代人相对隔绝的状态之后的成功回归,也是对于远东和远西重新审视的成果。他比较了西瓦罗(Jivaro)关于陶艺根源的神话和阿尔冈昆夜鹰的故事,以及日本的召唤超自然力量的传说;通过这些不同的神话,他批评了个人无意识的弗洛伊德派假设,并将其范围相对化。对于心理分析法的批评,列维-斯特劳斯一派的主导动机,首先是对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的关怀,然后根据来自地中海社会的叙事,将其扩展到美洲和亚洲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生活形式。

我们不禁发问: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非洲占据着怎样的位子?除了个别与他文中主要分析的案例类似的情况被当作例子列举之外,非洲在他作品中出现得非常有限。毋庸置疑,这也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在结构主义人类学内部受到异议的一个原因。但是极有可能,因为非洲与欧洲的历史上的关联,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还达不到足够的距离让他对其抱以“遥远的目光”,或者或多或少带着“人类起源”的意识(去面对这块大陆)。涂尔干在澳洲发现了他向往的人类的摇篮,历史学家们则认为是在非洲,而列维-斯特劳斯则绕开了欧洲人对于起源的激辩,转而将目光投向亚洲和美洲(列维-斯特劳斯一直主张泛太平洋地区作为地中海的反面,是温和的新石器文明的



1948 年的列维-斯特劳斯

第二发祥地,美洲和亚洲的神话的统一性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也承认,以大陆划分——或者像学科内部所说的那样——按照文化空间来划分的人类学,是否违背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人类精神的共性的心愿?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曾努力证明“人类总是一样地思考”并以此来反对进化论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他还非常关注人类思考时的具体环境,或者说,每个大陆所处的环境,确定了思想传播的范围。他还认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思考,而是立足于一块特殊的土地。而欧洲,由于历史的偶然,被当作了其他大陆由此发散出去的中心。我们还可以这样描述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从那些有所交流的大陆,到被疏忽的土地,他审慎地关注人们所行使的一切行为,以便改变我们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的感知。

现在,我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以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亚洲的态度——或者说以亚洲为出发点——能够解释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我认为,在他对美洲和亚洲两地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有着一致的直觉:两种社会的划分方式,能够维持一种长期的秩序,并且规避对其造成威胁的剧烈骚动。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美洲观察到,一些国家正因西方的征战而发生转型,而在亚洲期间,他见证了一场以去殖民化为动因的战争。如果说美洲和亚洲的差异是历史时期的聚焦上的不同,但我们在两地所观察到的现象却完全雷同。结构主义人类学告诉我们,为什么它斩断了与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的联系,是因为在某一个时刻一个社会一分为二,为了在考虑到所分开的两半的差异时仍维持一种秩序,并将这种初始的差异与其他各种可见的差异都纳入到整个环境中去考虑。这就是《野性的思维》的启示:通过自然的归类,一个社会试图在它的整体环境中建立秩序,以便解决社会关系的内部矛盾。

结构主义人类学,并非是要去除社会的历史性,而是立足于历史上的一些转折点,或者一些典型的事件——我们可以说,在列维-斯特劳斯后期作品中或多或少出现的一个词:灾难——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

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亚洲的观点也避免了两个暗礁——东方主义(亚洲是一块神秘的

大陆,另一种文明在此发展)和欧洲中心论(亚洲应该以处于民主和进步之中的欧洲的标准来评判)。列维-斯特劳斯把亚洲视作一块更加宽广的土地,我们在此可以观察到比其他社会更加丰富的各种分类现象。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中国文明(父系社会系统和类比分方法)和印度文明(种姓制度和对于宇宙观的思辨)视作两个特殊的持久的文明发祥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此诞生并发展。但是相比文明发祥地,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边界”更加感兴趣,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在此更加突出,文明发祥地的“产品”也大都在此发生改变。也只有在社会的“边界”,各种现象的分类才可以集体在此聚焦,而且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够得以持续。

在我同时进行的对于香港禽流感的监控的调研工作中,我试图表明,在介于香港和中国南部(尤其是广东)的这块“边界”地区,其张力由于强行执行的禽类流通规范而有所减缓。事实上,至少从 1997 年开始,在人和动物接触时具有高致命性的 H5N1 病毒,已经在广东和香港地区出现。2003 年 SARS 危机发生,为了控制病毒的发展,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被紧急调动起来,因此促使了两个地区一种新型关系的上演:出现病毒的养殖基地与检查出病毒的卫生警戒系统。

然而,我并无意在此扩展,我只是借此表明:我的研究致力于延续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亚洲的视角,并借此向其致敬。如果说“整个亚洲都带着一副病态的面孔”,那么根据东方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这并不是因为亚洲的人群被动地呈现出他们曾遭受的所有“病毒”,而是“疾病”通过亚洲式的聪明入侵,从而对组成了社会的社会差异进行反思。当我们接近香港或者广东的拥挤人群时,我并不曾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在 1950 年面对带来毁灭的现代性时的那种慌乱:我惊喜于,亦如他在 1935 年的民族志考察时体会到的,社会群体在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混乱时懂得维持秩序。商品大流通,所有生命体经历着一种全球性的疯狂速度,亚洲已经果断进入了全球化之中;通过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方法,我们能够勾勒出,在特殊的地方环境下,同时以古老又现代的实践方式,亚洲如何维持其社会的稳定。

(作者为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科研部主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学人在讲

◆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

主讲: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间:2 月 12 日 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民间文艺之乡建设与民间文化生态保护

主讲:王锦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负责人)
时间:2 月 18 日 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康雍乾盛世的兴衰状况与历史启示

主讲: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
时间:2 月 18 日 14:00—16:0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主讲: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 月 25 日 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温其如玉——中国古代玉文化赏析

主讲: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时间:2 月 25 日 14: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主讲: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时间:2 月 26 日 10:00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